

媒介文化研究大师尼尔·波兹曼20年经典畅销作品

我们将毁于  
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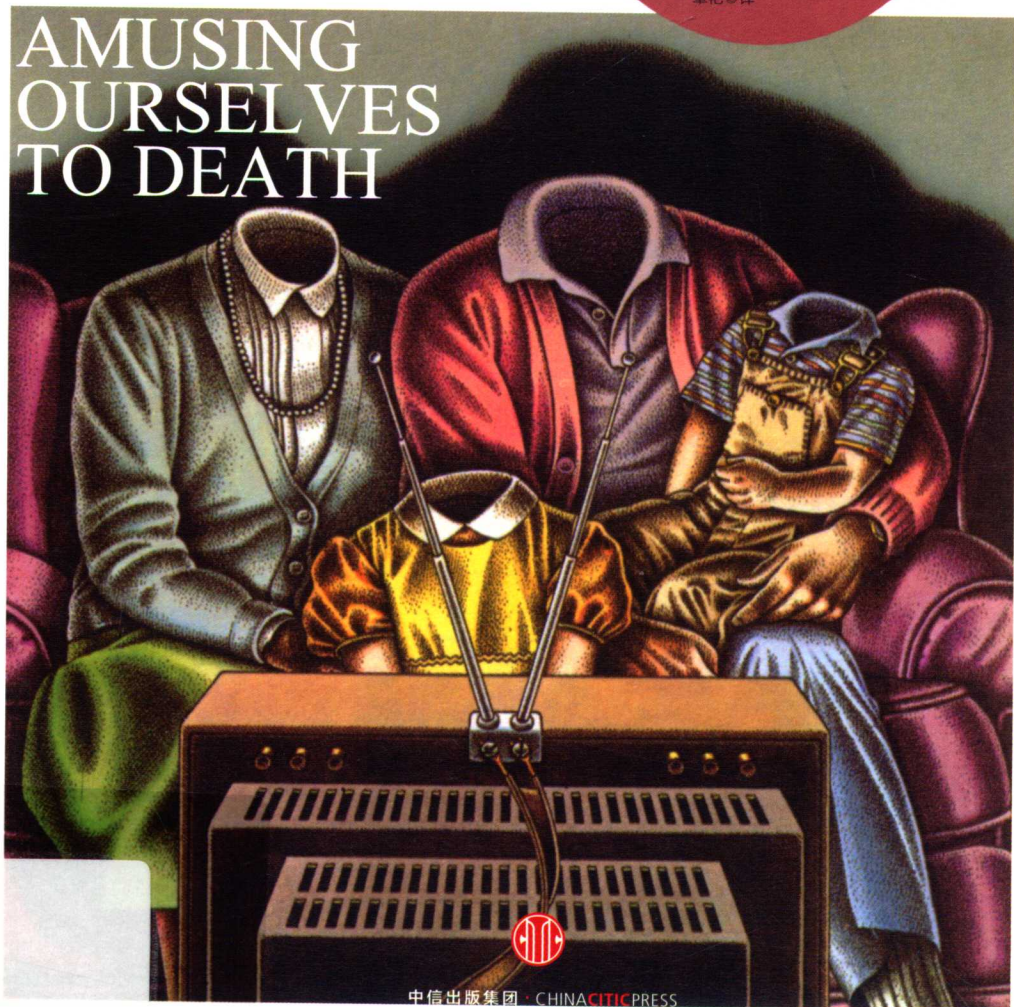
尼尔·波兹曼

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  
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  
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  
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 娱乐至死

[美] 尼尔·波兹曼◎著  
章艳◎译

##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娱乐

至死

Neil Postman

【美】尼尔·波兹曼◎著

章艳◎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娱乐至死 / (美) 波兹曼著; 章艳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5

书名原文: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ISBN 978-7-5086-4828-6

I. ①娱… II. ①波… ②章… III. ①. 文娱活动—研究 IV. ① G2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4067 号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by Neil Postman

Copyright © Neil Postman, 1985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LLC, 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 娱乐至死

著 者: [美] 尼尔·波兹曼

译 者: 章 艳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4-81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828-6/G·116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专家媒体推荐

波兹曼在媒体研究领域是一位巨人，地位仅次于马歇尔·麦克卢汉。

——安吉拉·佩妮，“抨击杂志”

《娱乐至死》在帮助我们看清(电视)屏幕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在这一点上，它是最优秀的。那种画面，即便没有“文化灭亡”的末日预言，也足够阴郁了。

——沃尔特·古德曼，《纽约时报》

一本有才华、有力量、有分量的书。这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就我看来，他让人无法反驳。

——乔纳森·亚德利，《华盛顿邮报》

波兹曼的每本书都是一本小册子，一本装了封皮的随笔：《童年的消逝》讽刺美国文化的幼稚化；《娱乐至死》讽刺娱乐业，以及娱乐业对观众造成的影响……他的知识分子姿态，他在公众环境中的表现，以及他伟大的天赋——极好的幽默，实质是一个开化人

类在一个野蛮世纪进行的尝试，之后成了一个开化人在电视文化中的尝试。

——杰伊·罗森，纽约大学教授

我时常想起萧伯纳著名的诗句，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仰赖不理智的人。麦克卢汉是不理智的，兰斯是不理智的，尼尔也是不理智的。因为这样，所有美好的事才发生了。

——保罗·莱文森，福特汉姆大学教授

尼尔·波兹曼的逝世给公共话语带来了某些寂静。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沉默了。回顾他令人惊叹的事业，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都是一连串问题……他希望你去思考：字母表如何改变了口语文化，印刷媒体给宗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教育如何创造了童年，为何对标准的测试意味着对学校系统的激进反思。

——彼得·卡瓦纳，《环球邮报》

尼尔·波兹曼是一位传承伟大纽约传统的不可思议的讲述者……正如他说的故事一样，尼尔·波兹曼投入了一生来让我们停下来……他是一个和蔼谦恭的人，他绝对不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但是他的确告诉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直至肺癌让他永远消声。

——约翰·齐默尔曼，《纽约邮报》

波兹曼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约 20 本书和众多的采访及文章中展现了他的思想与他的优雅。这些作品都值得阅读并深入思考，有意或无意间，你会将你读到的说给他人听。

波兹曼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他长大后，变成擅长表达的义愤填膺的教育者和社会消费者。

——迈克尔·寇姆夫，《学院季刊》

作家、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去世并未得到应有的（新闻媒体的）重视。但波兹曼对此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吃惊。我们时代媒体批评领域最伟大的书之一《娱乐至死》是他写的……波兹曼比任何人都了解，电视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辩论的本质，娱乐如今在政界占至高地位。

——吉姆·本宁，altnet.org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这本书中的交互作用俯拾即是。《娱乐至死》是一本优秀的、令人不安的、引发思考的书，而且我敢说，它是一本必读书。它配得上经典的地位，尽管20年过去了，但它比任何书都贴近当下。

——蒂姆·查理斯，狂热博主、“有眼力读者”编辑

出版于1985年的《娱乐至死》是一本令人振奋的充满争议的书，它审视了电视对我们生活——更具体地说，是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坏处……本书有太多值得推荐的地方。它引发了许多思考，更让我们看到，电视是如何以某些方式侵蚀我们的公共话语甚至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整体概念的。

——谢默斯·斯威尼，social affairs unit.org

有些书是每个人都应该读而事实上很少有人去读的。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分析了娱乐时代对公共话语质量的毁灭性作用，提供了非同寻常的锐利洞见，这种洞见深入到了技术塑形思想与文化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个方面的琐碎化。

——“潮起潮落”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了他的见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波兹曼的书中，隐喻的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体现。我们设立“尼尔·波兹曼隐喻奖”有两个目的：奖励一位纯熟使用隐喻的有天分的作者；纪念并推广波兹曼的作品，以及印刷思想。

——锐透基金会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波兹曼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陈丹青

它是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周国平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刘擎

《娱乐至死》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展江

## 前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 1984 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 1984 年<sup>1</sup>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儿，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sup>2</sup>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sup>3</sup>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

---

1 《一九八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1949 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者注

2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 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者注

3 “老大哥”系《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译者注



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I

## 第一部分

- 第1章 媒介即隐喻 003  
第2章 媒介即认识论 018  
第3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034  
第4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053  
第5章 躲躲猫的世界 079

## 第二部分

- 第6章 娱乐业时代 101  
第7章 “好……现在” 119  
第8章 走向伯利恒 136  
第9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150  
第10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170  
第11章 赫胥黎的警告 185

参考文献 195

译名对照表 198

## 第一部分



## 第 1 章

### 媒介即隐喻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的焦点。例如，18 世纪后期，波士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中心，震惊世界的第一枪在那里打响，那一枪只会在波士顿的郊区打响，而不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被报道之后，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弗吉尼亚人，都从心底成了波士顿人。19 世纪中叶，来自世界各地的弃儿们在埃利斯岛登陆，并把他们陌生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传播到美国各地，纽约从而成为大熔炉式国家的象征——至少是有别于英国。20 世纪早期，芝加哥开始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么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醒人们记住那个到处是铁路、牛群、钢铁厂和冒险经历的时代。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雕像，那么我们应该尽快来做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顿时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纽约时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样。

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 30 英尺高的老虎机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写作此文时的美国总统是昔日好莱坞的演员。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最为人瞩目的电视节目的宠儿，也就是说，是一名字航员<sup>1</sup>。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险被拍成了电影。

此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 20 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

<sup>1</sup> 指约翰·格伦，美国第一个绕地球进行轨道飞行的宇航员，退役后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译者注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比如电视播音员，对此也心领神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美国的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久前，我看到比利·格雷厄姆<sup>1</sup>和谢基·格林、雷德·巴顿斯、迪翁·沃里克、弥尔顿·伯利及其他神学家一起向乔治·伯恩斯表示祝贺，庆祝他在娱乐性行业成功摸爬滚打了80年。格雷厄姆教士和伯恩斯说了很多关于来世的俏皮话。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待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这是一个诚实的错误，格雷厄姆只是错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成了上帝。

---

1 比利·格雷厄姆 (Billy Graham, 1918—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教士、浸信会牧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奋兴运动。——译者注

露丝·韦斯特海默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及一个夜总会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她向听众们介绍有关性事的林林总总，所用的语言在过去只能是卧室和某些阴暗的街角里专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样，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sup>1</sup> 她没有说人们带着怎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这些记忆有何裨益，但她说明了一点：能够取悦于人，真好。确实，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对文化表示关注和忧虑的人，比如正在阅读此类书的人，会发现上面的这些例子并不罕见，已是司空见惯了。批评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并记录了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相信，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那些已经对此做过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症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

---

1 引自1983年8月24日的《威斯康星州日报》，第1页。



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我仔细研读过这些阐述，从中不是没有学到东西。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理论，甚至神学家们，都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的见解能够基本接近事实，我都会感到惊讶。正如赫胥黎所说的，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听众来接受。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比前人的理解更为透彻的观点。虽然这个观点并不深奥，但它的价值体现在其视角的直接性，这样的视角正是2300年前柏拉图提出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形象地使用“会话”这个词，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原始的烟雾信号。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烟雾信号中传达着怎样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学论点。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即使可以，他们中的哲学家可能没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论就已经用尽了木头和毡